

中國佛寺志叢刊

趙樣初



明・周永年輯

吳都法乘
(三)

廣陵書社

吳郡法乘卷第七

吳江周永年撰

逸格篇

定慧根戒經論參律凡屬縉流咸遵軌式散聖安禪獨能
奇逸言有讚毀行有順逆龍蛇易辨凡聖莫測非具別眼
無從接拍此逸格第七

史宗傳畧神異下之第七

釋慧皎

史宗者不知何許人常著麻衣或重之為衲故世號麻衣道士
身多瘡疥性調不恒常在廣陵白土塋凭塋謳唱引絃以自欣
暢得直隨以布施人栖憩無定所或隱或顯宗後南遊吳會

嘗過漁梁見漁人犬捕宗乃上流洗浴群魚皆散其潛拯物類
如此

杯度傳畧 神異下之第八

釋慧皎

杯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度水因而為目 後東遊入吳郡
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漁師施一墮者度手弄反覆還投水中
遊活而去又見網師更從乞魚網師瞋罵不與度乃拾取兩石
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鬪其網中網既碎敗不復見牛度亦
已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度岸 時吳郡民朱靈期
使高驪還值風船飄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有山甚高大入
山採薪見有人路靈期乃將數人隨路皆之行十餘里聞磬聲

香煙於是共稱佛禮拜須臾見一寺甚光麗多是七寶莊嚴見
有十餘僧皆是石人不動不搖乃共禮拜連行步少許聞唱導
聲還往更看猶是石人聖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等罪人不能
得見因共謁誠懺悔更往乃見真人為期等設食一味是菜而
香美不同世期等食竟共叩頭禮拜乞速還至鄉有一僧云此
間去都乃二十餘萬里但令至心不憂不速也因問期云識杯
度道人否答言甚識因指北壁有一囊掛錫杖及鉢云此是杯
度許令因君以鉢與之并作書著函中別有一青竹杖語言但
擲此杖置舫前水中開船靜坐不假勞力必令速至於是辭別
令一沙彌送至門上語言此道士行七里便至舫不須從先路

也如言西轉行七里許至舫即具如所示唯聞舫從山頂樹木
上過都不見水經三日至石頭淮而住亦不復見竹杖所在舫
入淮至朱雀乃見杯度騎大航蘭以箠捶之曰馬、何不行觀
者甚多靈期等在舫遙禮之度乃自下舫取書并鉢開書視之
字無人識者度大笑曰使我還那取鉢擲雲中還接之云我不
見此鉢四千年矣度多在延賢寺法意處時世以此鉢異物競
往觀之一說云靈期舫漂至一窮山遇見一僧來云是度上弟
子昔持師鉢而死治城寺今因君以鉢還師但令一人擎鉢舫
前一人止拖自安隱至也期如所教果獲金濟時南州杯度當
其騎蘭之日余日早出至晚不還陳氏明旦見門扇上有青書

六字云福德門靈人降字劣可識其家杯度遂絕迹矣都下杯
度猶去來山邑多行神呪

義師傳感通三之第十九

僧資寧

釋義師者不知何許人也狀類風狂語言倒亂自初是吳苑
乞西事多先覺人以此疑之市肆中百姓屋數間義師輒操斧
斫剗其簷禁之不止其人素知其神異禮白之曰弟子藉此生
活無壞我屋廼顧曰汝惜乎投斧而去其夜市火連延而燎惟
所截簷屋數間存焉好止廢寺中無冬夏常積聚壞穢蓋木佛
像悉代薪炭又於煨火燒炙鯉魚而多跳躍灰塗彌漫撫掌大
笑不具匕筯而食面垢不頽之報陰雨吳人以為占候及將

死也飲灰汁數十斛乃念佛而坐士庶觀之滿七日而死時盛暑色不變支不摧百姓舁出郊外焚之

附見二人不錄

規子和尚

王鑒震譯

規子和尚京兆人梁天監中在洞庭冬夏一衲沿江採掇螺蜆以充腹暮即宿白馬廟人目為規子和尚靜禪師聞之先入廟中夜深和尚歸靜捉其衣曰如何是西來意和尚答曰神前酒盞盤靜曰不虛與我同根生者也

冷齋夜話內一條

釋惠洪

吳有異比丘號毛僧日遊聚落飲食無所擇輕薄子弟狎玩之貴勢要之不諳忽謂人曰吾其死矣乃危坐說偈曰毛僧毛僧

事：不能死了燒了却似不生言畢遽化嗟乎異哉其端師子
戒閻梨之徒乎死了燒了却似不生姑蘇志作死了燒却恰似不曾

鯢子和尚

龔明之

承平時有鯢子和尚好食沽鯢乞食於市得錢則買鯢貯之袖
中且行食或隨其所往遠視之遇水則出哇羣鯢皆將躍而去
後不知所終

譚三命

龔明之

譚三命者承天寺僧精陰陽山水之術吉凶無不立驗好食活
鷄已就死者則却而不食人欲其卜筮必以數十活鷄自隨聞
其聲咿然則食之愈喜率以是為常後享高壽而死及焚屍有

五色舍利自舌本涌出王家虎丘墳乃其所擇也葬之明年有
偃松生其上

常熟外教志 元

鄧 韞

了通智林寺僧也常晝寢寺僧呼之覺曰通州火吾適救之明
日人渡江云狼山寺火有僧於烈焰喫酒滅之火有酒氣狼山
人來謝了通衣尤焦灼

崇花菩薩

劉 憲

崇花菩薩朱氏子名驛生於驛下故名家在穹窿山太湖旁地
名後塘傳自朱買臣菩薩十三出家性好花嘗採山茶於外家
而活十八歲死而須見靈異山茶至今在其大者至連抱幹踰

五六丈近被殘伐小者尚可二丈大踰拱

薩天然

劉 屬

聞之北禪寺薩天然以鼠傷燭斥伽藍於寺門外伽藍神托夢
郡太守詣寺以醴獻天然不為舉守詰之云此僧之大戒且伽
藍得入寺矣守為驚作禮而去然神自寺門司上甚廣尤著靈
異迄今又東禪寺靈師號為顛而默著異跡嘗食蝦魚後漁人
索饋曰當還汝臨河一吐皆鮮活游泳而去故至今近寺河蝦
皆作紅色

趙頭陀 異林內異人之第五條

徐禪卿

趙頭陀成化間吳中有喫肉和尚自言從終南山來問其姓名

答云是趙頭陀往來僧居不假寢榻常坐於廊廡之間身著弊
衲不易寒暑性好鋪飯無所去擇食如燎毛飲若填壑人莫見
其淺溺故呼_焉喚由和尚每見輒便曰可作一齋爾後供者漸不
能繼或絕口累日亦復晏然有一少年惡其無厭欲試苦之值
大寒月邀請入舍乃款以餘庖羊脂雜物凝盃中曰和尚會
由即舉手張口瞬息噉盡又盃取水數升與之曰和尚渴乎使
後飲水遽足奉林飯曰和尚飯乎即飽飯一頓不謝而去亦無
所苦嘗跌坐道上有一豚夫呼尊而來儼然不動更怒命拽去
鞭笞一十亦無嗔恨尋於故處還復安坐人皆笑之有高媼者
時造其家媼輒具食一日忽來呼媼曰吾欲行矣不為他人作

取檀越意在相報遂端坐簷下夜半而化晨有羣僧舉之而去
閭巷男女聞有此事競來看投代萬計婦意始解舟陽都玄
敬時識士也嘗摩其顙中圓徑二寸虛通如穴 光湖異常
竟莫測其為何如人也

喫肉和尚

吳中故實記冠衲第七之第三人

楊循吉

喫肉和尚不知何來無名字遊丐吳中將十年能食肉一頓盡
數十斤或四五日不食其色黃瘁而神清扣之無荅夜宿北寺
門下巡按御史王濬親臨視之亦坐不起也唯摸其帶笑罵死
時謝諸嘗施食者為乞水飲二三石盡洗腸胃乃化

趙頭陀

續吳先賢讚道術第六人

劉鳳

趙頭陀自云終南山來不知其所證成化中遊吳幾十年所丐食往來啖肉能頓盡十數斤飯至斗許飲水亦一二斗或四五日不食問之無所答夜宿北寺門按使者王濬臨視之坐不起捫其帶笑罵死時遍謝嘗施者乞水一二石洗腸胃乃化

趙頭陀

載姑蘇志

趙頭陀者自云終南山人不知其所參修成化間遊吳中啖肉頓盡十數斤或一鷲一猪頭秣飯至斗許食畢飲水亦一二斗肉食多自烹煮極潔宿承天寺數年後坐范橋上火竈一聲遂化諸僧具威儀茶毘之亦得數舍利

洞庭剝皮和尚

續吳中故實記補遺機
化第十九之一人

黃魯曾

洞庭商人某日為秋毫不苟無古自法未嘗受惡以沙氏為主
寓宿偶有寒疾死歛以棺置於寺中復甦叩棺云我已活矣急
啟其蓋出曰死去剥皮剥既接以紙帖其肉凡二十四次洞曉
有解脫離判之意遂削髮為僧遊方不知所終

頭陀僧

續吳中政實記補遺示
靈第二十之一人

黃魯曾

正德丁卯歲有頭陀僧不知何來號曰無盡意白日靜處平橋
龍頭夜坐出定回則曰某縣人修齋畢始歸袖中果餅尚熱
又南海普陀山進香二月十九日上殿隔旦言身寒可往蘇城
取衲於范祠前蔡金箔家帶得茶甌中慈菇等果分衆后蔡老
隨至天台諸猴迎拜止小菴中二童扶一老僧問誰師耶頭陀

云我無盡意也老僧云誰我童稚時見相貌今猶在信是無量
佛住世變林在戈文達妻事之甚謹一日忽欲食蟹罪其二以
鼓投井復為蟹汲水見之壻谷應之試其神通欲令取鮮荔枝
歸以不時答乃往閩中取新橄欖入定辰酉得連枝者卸衣亦
有敗葦梗葉歸來適過鄱陽湖是誰潛觀我即跌下敗葦中也
潛觀者谷於窓牖睇之云後不知所適

水噴雀

其大倉上

僧水噴雀不知其名亦不知何許人遊寓雷應堂冬月常浴於
水人咸呼為水噴雀僧即應之以為己名一日忽辭其所識曰
吾明日午時當行矣至期人聚觀之僧作偈曰水噴雀水噴雀